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四

容城孫奇逢輯　　杜越

門人楊爾淑全編

明儒考　　　　　　　　遊炎

曹貞予公子汴

于汴字自梁平陽之安邑人爲諸生時與盱眙馮應京以聖賢之學相礪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討經世實用書強半出諸腹笥以進士授淮安府推官護陵寢摘劇盜爬搔淮泗間利病擢給事中論

奏皆天下大計萬曆庚戌與高陽孫承宗分試南宮
所取多名士以吏垣掌內計佐太宰富平孫丕揚斥
小人之渠率其黨相與磨牙爭之久之公與富平相
繼引去泰昌元年以太常少卿起家歷遷都察院都
御史居憲府雙藤倚戶外了條肅然有頃太康之風
遲重寡言人或以褎脫目之及東警薄都城論劄目
數十下條對商確不移漏刻詰朝警備廷至立應辦
弥少年皆斂手噤服旋晉吏部左侍郎公游嘗慫勇
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寸當推少宰時避闈中溫恭

夏不可及

定而川公小人辨是兩甚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月堅
請去旋去逆閹之難作而東林之黨禍烈矣戊辰崇
禎改元召公為左都御史未幾閹訟起公據法守經
力為糾正久之以年至乞身庚午致仕歸卒于家年
七十有七公為人孝弟忠信明允篤誠立朝務持大
議論人務取大節至持名教愛惜善類其天性然而
于小人有所彈劾處分嘗惻然如傷有一言可採寸
長足錄未嘗不引而進之其或反脣相稽操戈入室
雖引咎自責退而忘其誰某也萬曆中黨議播于寰

戌而痛于辛亥二三小人飛謀釣謗以一網盡東南西北之君子公佐孫富平猶剪其勾萌揰其機牙而滋蔓潰决不可禁禦卒至旋出旋退以公俛仰三十年雄唱雌和黨同伐異以入國爲孤注與黨論爲終始天下事遂不可問矣公之學唯仁與誠仁則無我好賢惡惡皆一體也何惜乎黨議誠則無僞直內方外皆天則也何畏乎學禁公貞有本之學哉

書刊示學贊首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非足講學以明道士農工賈皆學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除去無講學之名其人皆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齊縫之士無慮萬億益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命仁義爲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爲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不爲異非其質矣而于立身行政毫無干涉于是君子厭

薄其所爲而衆往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爲
另是一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若然而
行不然而藉是以干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爲道
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能甘
之則群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
學出于實則必惕然有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
肯放過雖功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
人也所學出于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于其生平
未純處亦曲爲言說而飾其爲道大爽之隘不害

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隘孔子于下風乎雖近淺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闊略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闊略以爲可便其私也而或多不覊誠有如止菴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挑見等說是其坐女子于懷而亂之而猶俊然漭然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止菴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于有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

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
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倣程子學校之議布之
天下以王道教于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
而中務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倘其學則以
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人道或直與
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直從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
人合一修悟非二合天而言人合悟而言修則淺
矣近時學者知皆及此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
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

正心而不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若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從義改過沒齒以之也汴淺陋不能知道毫毛其于所謂六所謂修者孔子猶致謬陳如此

仁體策

仁人之用仁衆諸我以加諸彼乎曰非然也有彼我則有封域有封域則有急緩有急緩則有較量其甲者易入于納交辨譽之饑其高者亦回而不直

洋而不粹雜而不恆渝而不滿夫湛然而仁其油然而仁與奚暇校甚哉昔先哲之談仁也曰仁心之德也而泥之者乃于心之內更求德焉非德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心焉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于人之內更求心焉非心不足以見仁也者不知人矣不知人焉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者至矣若理若氣若形若性若身若心貫通矣渾合矣天也地也萬有不齊之物也我也其生之所自一也鴻濛未闢之

能中通使能一體處物然中不服膺通有所以爲之者須先前一步工夫在

始有合而無分形象既判之後似分而實合故靈明各具其天不獨豊人不獨當人不獨得物不獨關其中通也一陰一動一陽來復倏忽瀰漫周于天地貫于萬物亦其中通也疾痾痛癢相連相關不但父母兄弟推之一切莫不皆然亦以其中通也而或者乃曰切齒于痛則常問之焉有物痛而亦通嗟乎切齒于痛世未必皆其人也然則父母非一體耶此其體之木也木則無不木也不木則無所木也入其室父母兄弟環向而處不知其臟也

出而游闤闠之中遇其父母兄弟則聯之之鄰城焉遇其邑之人則聯之之省城焉遇其郡之人則聯之之都城焉遇其省之人則聯之之海外異邦焉遇中國之人則聯之之瀛洋之水木石鹿豕之爲叢遇似人者而聯之之交方其未聯也木也及其旣聯也不木也且光風霽月何與于我而忻狂風陰霾何與于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于我而喜荒原穨壁何與于我而悽則風月水石固有通于我者我乃忻之慘之喜之悽之耳奈何日日閒游將

時茂對人忻亦忻人慘亦慘以目爲實以目爲情

語云我巧行之不得我忘不自察耳察則不木不

察則木槿華爵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

別此以別之者體之也華得其所爵亦得其所也

蓋人之理亦蓋物之理也分殊者脈絡之分也理

一者公溥之量也故蛇龍歸菹聖王之愛物而庸

衆不解但謂袪民之害仕元明學齊之大用而

世儒過取則以疾時之甚然征伐可廢乎刑誅可

廢乎仁人未嘗不嚴此以嚴之者體之也仁與不

仁辦之以心不辦之以迹除莠剔蠹以殺機爲生機花鍼術以生機爲殺故砭灼不勝于肌膚戛楚不斷于愛子虞廷四罪舜國肆眚周王一怒宋公不阨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夫以天地萬物爲體則體大以四體爲體則體小以天地萬物之體爲人則人大以四體之體爲人則人小大體者能卷能放流衍于衆小體之中而衆小體不能隔也四體之木則知癢之天地萬物之體之木則不知癢非忍故也夫千萬世之上此天地也有萬物

焉千萬世之下此天地也有萬物焉天道無窮地
道無窮物生無窮吾心亦無窮往聖之絕學未嘗
于命而萬世之太平槪營于中仲尼之生千古不
疚堯舜之心至今猶存們其體存也故日會人物
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區區補葺于百年之間君
子以爲猶未也故仁以爲己任古之成仁者如此

高景逸曰吾見貞予先生于長安中終日欽欽目
明耳聰手恭足重則其中空空而無適也可以證
性矣夫性空言之則無朕也實證則有象也先生
非其象乎故先生居鄉孚鄉立朝孚朝告君者足
以定群囂明罔是告友者足以明學術闡道與見
于咏歌者定以暢天機流性靈所謂循是而勸不

進其則之道也此之謂性也之謂善此夫學性而已矣性善而已矣何以識性善也事親從見仁民愛物非性之善與此外復何事哉先生仁體一篇大段盡之憶聽王子師先生于京師時以吏恒詰告求裝臨臨接引從容迄今五十餘年矣始讀其遺文就中論議多昔年語次及之所惜少年窮昧伊時不內顧畧勿一追思懸資此老

來瞿塘知德

知德字矣鮮別號瞿塘四川梁山人穎頎長凝重不競十歲通舉子業嘉靖壬子以禮經中式第五後會試不第因雙親疾遂授引侍養及父母歿相繼廬墓六年不茹葷不御內以親不獲祿養終其身麻衣蔬素講不社見有司居鄉恂恂少長皆接以禮家無長物有即助人婚葬者有瞿塘日錄內篇十卷外篇十卷微辭與古多發前賢所未發其剖析天理人欲圖解有功聖門因宋儒以易象失傳遂遠客萬縣求溪

三十年潛思之功

三十年悟四聖之象悟孔門一貫之旨講無欲之學真有自得萬歷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擧令原衙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三石靜坐誦讀老而愈勵年八十卒門人李綸等梓其遺集

陰以漸而長

乾 姤

夬 遯

大壯 否

泰 觀

臨 剝

復 坤

陽以漸而長

白路者一陽復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即爲乾之純陽

黑路者一陰姤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即爲坤之純陰

復者天地之生丁也未幾而成乾健之體健極則必生女矣是火中之一點水也姤者天地之生女也未幾而成坤順之功順極則必生男矣是水中之一點火也故乾道成男未必不成女坤道成女未必不成男

坤而復焉一念之醒也而漸至于夬故君子一針之
土可以成山
乾而姤焉一念之差也而漸至于剝故小人一癖之
火可以燎原
學者只將此圖黑白消長玩味就有長進然非深于
道者不足以知之觀此圖者且莫言知造化性命
之學且將黑白消長玩安危進退四個字氣象亦
巳足矣了得此手便就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便即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故修德凝道之君子以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之結
卦乃伏羲所畫也初畫此圖時也無傳授只見得天地間止有此陰陽止有此消息盈虛生死始終大小長短之理畫圖於壁彷日玩之亦非求合于伏羲之卦也偶一日見序卦此圖合之可見造化自然之數非有所安排也而伏羲千古之秘於此圖盡洩矣
或問宋儒已前皆不知太極爲理至宋儒乃指爲理

又不明言其何理此何理也曰仁義禮智信之理也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己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德字自著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揔統括微妙上說

朱子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

此論亦是

大宗之矣

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物
之根若如此論是孔子之言未明備必俟周子之
言始明備矣蓋孔子之言已明備無欠缺包括無
極在其中矣周子恐人認錯了太極二字爲有形
之物故云無極正所以解太極也朱子識乎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適
要謹愼細密就是對人不淵邇功夫吉凶悔吝都
在此上面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個理字千思萬想消不

得我一個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個私字

大丈夫以天下爲一家以萬物爲一體旣不知事親從兄則一家之中且乖戾矣况仁民愛物乎故曰君子務本孝弟爲仁之本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謙與詐外貌雖略同而心術則萬里在君子爲謙在小人爲詐儉與吝亦然

心學晰明解略

心學之一則一晰天貫而之也心學常明于天下則

論古人聰明然又恐開人無忌憚不可不防其流也

世多聖人麒麟鳳凰不能出走獸飛鳥之類矣卽今書者吾儒所治之業也天下無不讀書之聖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此古今聖人之常大舜邇言且察況書乎蓋天忘尤物聖人之經不使人見其全經聖人之傳不使人見其全傳緯醫家之靈方卜術之奇數藏之秘府者亦不肯以留于人間書可知矣天書與天地本無忘留且有與有厭而況于生人乎觀天不以全書與人則知天不以全聰明與人矣故忘學不當明與人不當生皆

來不能處非故也會分也

大有以回之孔子之聰明千古一人而已信乎子貢以爲天縱也孔子之後門弟之多者莫如鄭康成長相從千餘人名其鄉爲鄭公鄉榜其門爲通德門一時天下之相信以爲孔子復生矣自宋有程朱而鄭公之業遂廢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程朱在宋爲名儒令日之設科皆依其訓疏然大學首章頭腦功夫未免差誤他可知矣王陽明以大學未曾錯簡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陽明之說是矣然又以格物之物

認爲事字敬人先于良知而明德二字亦依朱子又不免少差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故天下有治有亂心學有聯有明皆天以聰明畀之人力不得而與也其本恐勞收非之時發意聖賢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註有易經集註大學古本入聖功夫字義理學辨疑諸篇與程朱陽明頗有異同亦友人致書以天下義理程朱說盡陽明不必議之將程朱之註取其科第而後議之非儒者之用心也此言蓋爲某而發非爲陽明也然不

識理非識
其人是以
新穎樹幟

知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及辯論豈得爲儒且識者識其理也非識其人也若論程朱陽明之人品俱千載豪傑泰山北斗皆其之師範也豈敢議之陽明在今日之儒乃聰明之極者但立論傷于太快略欠商量陽明亦未嘗議朱子之人品也亦議其理而已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之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黃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不必修矣傳註有左丘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

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言之者不得已也爲世道計也伊尹之非予覺之而誰孔子之文不在兹孟子之舍我其誰皆不得已也世莫我知不得不自任也爲天牖世人之聰明入聖之功夫必認不真則其用功之先後不免以緩爲急以急爲緩古人有言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名儒言之門徒千人從而和之後生晚進茫茫辨而謬千里不幾入于異端而自不覺者所以不得已而辯論也且如孟子乃戰國之大

儒爲尊大夫者書七十一篇有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諸篇當時之人比肩孔子故古文有仲尼墨翟之賢之句唐之韓昌黎猶予之韓子曰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儒墨乎乃大儒何嘗不徹其交哉而孟子乃闢之何也蓋老莊之徒棄仁義陋堯舜掊擊孔如墨之與白冰之與炭明白顯易知天下後世必不見信獨墨子似是而非槪其稱

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
文王其言論兼愛一篇孟子悉傳之後世其流必
至于無父非墨子真無父也故辨論者不得已也
昔程子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此
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
益于我此言說得好禮亦此意也

點勘于太極圖有領悟故與知有來知德之易亦
所謂賢之不可掩也其學問大旨以格物二字爲
主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后知至克己復禮爲仁
養心莫善于寡欲此三句乃一句話也何也物
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
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議論一步大陽明是親

後一步功夫皆有欲効法之意至訓明德不作虛靈不昧即五達道也自其共由于人謂之道自其實得于己謂之德自其通于天下曰達自其昭于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即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上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終結于此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王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于天而虛靈不昧為明德則尚未見之施為以何事明明德于天下哉據格物訓格去物欲亦是徹上徹下功夫但既知紫陽窮理是說而一步則去欲當在窮理之外即不去欲何以為窮理也以達道訓明德于理亦不錯但德既虛靈不昧其所設施自著落在達道之中有體豈患無用哉罪學術北正集中亦多快論然其所效亦諒于先儒者往往亦有偏處偏處由其識力未到涵養之跡而快處便為明擬不可不存其人也

鹿忠節善繼

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以諫言謫父正繇禍作傾身急左魏諸公難所謂鹿太公者也公性端方謹愨歸然如斷山少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竊王文成傳習錄而葬之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每與同儕談說絲毫曲折盡變動中妙理同儕謂其能記憶也公對曰只是要體如何要記體的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舜無不覷面以相質六經四書皆我註腳夫豈有疑于心乎自

> 得力在傳習錄

是而論交日益篤萬曆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與吳
郡周順昌襆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勖旣選戶
部山東司主事職掌法與同官郎某爬搔利病洞悉
源委丁內艱毀幾滅性歸而遠邇來學者舍不能容
隣居僧院幾無閒室服除補戶部主事署廣東司事
遼左方開餉軍發金花餉遼神宗震怒公得譴一時
台省諸忠直大列無不爲公訟言者解官歸門人日
益進每拈舜樂大言爲及門談柄光廟御極首復公
官典新餉廉正介立清操飛倅銓改兵部職方主事

題覆責奏時遼陽初陷中外洶洶公爲大司馬草疏
請逮某斬某以伸國法會王象乾以大司馬行邊因
用廢弁與職方郎狀如札左職方持之力首捄葉福
清擬司官不得遂阻之責公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
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
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
公不徇情面之人反來不得遂阻之責胥天下以職
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遂阻
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遂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

且請副從同歸見與高陽為終始余與職在兩子為陽所藥在反覆其數合聖參文覺也

清謂其刺也怒已而屈服壽歲壬戌孫高陽以閣臣理部事請冀逖臣熊玉於法公舉手加額迎高陽自請督師公請從適吏部鈇司官辯欲挽公公不可曰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相公一日在師中其嘗二日在幕中高陽嘗云予居東拓地四百里皆退七百里無一不出伯順經畫而口不言功功亦不及僮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而思高陽者首訓趾之遂與高陽同歸家於四年學力日充航除將就丹認影響浮游之病而一言一動觸處逢源說約一編用

與同人講復口授崇禎初起公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司少卿晉光祿寺丞事細大兼營到處修明職掌未三載復請告歸公做人做事一味認真學以認理爲主而言理即在事上故其言曰讀有字書却要識沒字理測公之自得可知矣先是神廟末年高景逸馮少墟鄒南皋諸學京師同志者邀公聽講既而閣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公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後數年與景逸偶遇於朝房辨析疑義景逸恨相見之晚具疏薦公

佐高陽丙子秋七月東兵破定興是時公移疾江村無城守之責毅然授兵登陴守七日而城陷東兵挾办通公公不爲動遂死之倚事者以殉義聞詔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予祭造墳所著有四書說約認真草三餘草若干卷行于世子化麟舉辛酉順天鄉試第一伏闕頌父忠不勝哀死

認理提綱

（此段指出理字）

吾儕讀有字的書却要識沒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目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也奈何就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為人觀面相遭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懸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

（此段約舉此理非做作）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為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以生此心與天並

可見此理非懸空

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備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泛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故學以爲己也而說個己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己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

實見此理非有象

得分也不然日漸頑謂成蕩且爲枯禪矣．

此理不是推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慊

內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個心安此闇然之

所以異于的然也若微涉體面便與本來性命不

相干涉縱爲勲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

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刻數故萬變中入火

不燒萬古中歷劫不化全在闇然二字上得力

討讀此理甚難得

此理不是落時候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境不論常

變見不論偏全非不論成敗名不論污潔淸可也

任可也私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囚可也故曰君子

仁而已矣何必同

劉曰此理無等待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小至老無歲無時只求個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綱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為政奚其為也其理自明

劉曰此理無終窮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遞推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推諉後日總此事

先聖之言 說

體去而復來孔子不足者必勉然非敢探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然非敢定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惻到此則何有于我祇爲撝謙而堯舜猶病諸直未見偽爲謙孌矣

人人求良方孔子有極效的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提法孔子有極簡的方法曰不欲勿施這個方法真個能破久斷者而使之驟通聯渙散者而使之歸一人自爲體驗隨所感應以一點念然生意淋漓布

蓋人非木石能無感動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信乎窮天際地無所不徹綏來動和此物此志也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也質直好義而達邦家也擴充四端而保四海也恭寬信敏惠而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也總之以一貫之忠恕而已

人在世間誰不求樂而常得憂周茂叔尋孔顏樂地此善度身世的法門故樂仃有真不是逍遙閑曠的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愧不怍而生愧怍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如不

發憤做起只一味隨俗浮沉則本來之面目不開世俗之纏縛漸因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戚戚那有出頭的日子故須把自己萬物一體的本性提起用十分力量保護之于隨時隨處實實求盡一棒一痕一摑一血這樣喫緊工夫纔得本性常伸與天地萬物共呼吸于一氣孔子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憤處就是樂處常憤便常樂憤樂無窮龜行不悖故仁爲己任即工夫已到難忘猶病之懷而内省不疚即愉懼無息自有心逸

之妙君子以衆寡小大無敢慢爲泰名教中樂地固若此也人不於此處求樂而求於境豈知待境而樂已在難必之天且人心無足孰是開眉之日孔顏蔬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日樂在其中一日不改其樂彼原自有欛柄也譌物皆備一言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

一生學力所與同人共講求之者大端不外乎此動公之爲此說也同學者討之曰予於何用工遂八面玲瓏了無關竅至此那日天地間總之此理耳理不明衆是挨迷開口便塞理一明往古來今横衍直撞總是這件物事又何用乞靈于鬼神術索照于史冊乎明道曰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

却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來有能自得者他日公又曰予讀陽明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賜得也謂得之于陽明亦可也

尋樂大旨

周茂叔誨兩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樂若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謂仲尼顏子當日原樂而其樂處何在蓋彼天適的放曠原有入手着脚的生活孔子自謂時習謂顏子不惰學時便是樂時而這個生活有端倪無文字

端倪無可名強名之曰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喜怒哀樂爲發竅而操功于慎獨

性無可名強名之曰仁仲尼論處仁安仁利仁志仁

不違仁一日用力於仁而于諸弟子則仁獨于顏
子重聚全體以告
仁一體萬物而以孝弟爲本仁義禮智樂其實總在
孝弟堯舜武周不外此道塞天地橫四海皆是物
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虛爲實若無能有有還無也靜
爲動根闇能章章還闇也
普濟在萬物欛柄在一心明德親民非二事修己安
百姓非二事成己成物非二事入德化民非二事

看得立例分不得便兩與之頁

全是自立其家

而博濟與立達有辨只有機與私箇有辨則機械原自有在豈可泛言廣濟混言休息乎

天地萬殊總是一本識得把柄纔好下手而形與性分不得仁與人分不得忠恕一貫原非借言敦化川流豈容分者學須是貫知下學上達分不得教何嘗有隱文章性道分不得看來爲學只在當下學術事功亦分不得也

當下便是樂地願外便惹愁腸不處富貴不去貧賤豈無人情只爲要做君子遂不得不咬定精鐵土

在當日原非愛名并不怕死只是個方寸爲我

夫雄於九軍

丈夫舉頭天外此心此理既同爲聖爲賢在我愛的

是狂狷惡的是鄉愿

而於大節處做人偏于冷落處看人全要有恥不妨　無恥不成人過而能改便是聖賢

有過豪傑爲聖賢大率如此

孔子未敢輕以權與人獨以時字集偏至爲大成與

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

意必固我蕭然如眼中不受塵沙亦不受玉屑批郤　物來斯能

此句因作
累作

尊欽無事處事脫 胎換骨因俗變條

出門將討逆寇多少機 括為衛正名用多少斡旋匡直

為將術之政也便 是為東周的手段作春秋的心

腸總之性體原自 廣大仲尼以一心起萬化耳

至誠自能盡性其次 儘可致曲細究吾心何物原來

是欲富貴蓋恭承 軀殼要緊而不恭承良心也真

性不得出頭世喪 道矣

世上只有兩個題目 義曰利人各自做世界只有兩

般味曰樂曰苦人 各自受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從

命上醒一醒從昔上認一認人自有樂樂世皆迷認得我時不必尋孔顏問樂願學孔子的已先尋着樂處

從來文人槩稱學者識得孔子之意誦詩則作歌作哭欲鼓欲舞詩亦是學讀史則其事若親其人若生史亦是學屬辭則行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亦是學總之天地萬物皆此生意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乎

公卿試以前皆書不論世務一术殺人也鄉試以
後皆理學書勇于任事以救使人也世人宦修明職
學力持名教勇事以懷心爲樂故有此論大抵公
之所言皆躬之所到非徒口說也

合得此意大旨一了百當

說約

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習是甚麼事尋常論學動以博文爲解記誦考究便是工夫卻不知博文離不得約禮離禮言文便不是學孔子原有正經註腳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天下國家爲着落以誠意爲把柄誠意只是愼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愼恐懼同此愼獨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敎也論語言仁即性也即

德也孟子言心即性也即德也又恐人據當下之
人心以爲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
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爲心而必曰道心
正見人之所自以爲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
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愼獨也故開見莫非學之
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于本心
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說曰說曰樂曰不慍此何
等滋味向非于人不見之地有内省不疚之功怎
得這樣真切這樣超脫豈是考究記誦模倣得着此

章是孔子自爲生而全重時習養本心難昧未嘗
不自修持只轉念易乘學而易脈時習則工夫無
間本體流行滿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已遠朋
就正一脈道氣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慍學原爲
已非爲人知然名根未斷縱強支持終有慍意則
學便不足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塵消無言之地
要說十分中全無一分爲名的意思恐文王孔子
而外未敢多許也這個學一生只此一件的生活
做不盡默識識此也不厭不倦皆此也志學志此

[illegible]
仁失其本

也其學其此也下學上達即此是下即此是上也
朝聞夕可聞此也吾斯未信信此也自其在物上
應的曲當謂之格物自其窮行了所知謂之致知
自其成了個人品謂之修身隨其居處有高下作
用有廣狹如在家上學便謂之齊家如在國上學
便謂之治國如在天下上學便謂之平天下心正
身修即是中和國治天下平即是位育先看學庸
後看論語便順
仁者天地萬物一體之本心也人而實一物不度[illegible]

矣宗氏所以也仁

便叫爲仁然這個一體之心其通其塞全從事親從兄上起堯舜仁覆宇宙只叫做個孝子悌弟故此處說個爲本是全副精神都注在上面澄心靜對討出孩提稍長的知能來不學不慮天根自露論語每提孝弟作學者功課孟子以入孝出弟爲守先待後中庸論達孝而言明禮之可以治國即此意孩提之童一章點破真面目仁之實一章總天下之道而歸之事親從兄合而觀之旨趣自明不必又添註脚

一生學力了當一個不塞不去會也矣

[illegible]足以自勵

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所欲所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爲天理良心上過不去耳靠此一點心抵任兩般俗念然說個不去仁是無物可去的蓋富貴貧賤之交我雖打發過去然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戒而不再生之情終身攪擾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鬆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下仁是終食無違的何造次顛沛一刻不錯

人把道看極輕死看極重道可以不聞死再沒有可

的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
死如晝之必有夜也貪生怖死豈士所笑但醉生
夢死最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爲人也
來此而來常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猶死也生之
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
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順
沒寧說甚朝條此個消息総不能載手不能授口
不能傳反而求之必有光景人要孔子爲人不聞
道虛生虛死出此盡頭話漏盡天機是道何物聞

[illegible]孔子[illegible]道百餘[illegible]二有[illegible]孔門傳[illegible]小問有金[illegible]大[illegible]一一[illegible]言[illegible]士[illegible]

之者怎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
去看
喻義喻利是分開折總的話聖狂之界原只于此最
當先辨君子小人各極其意之所欲做了一生各
有無限條狀不盡情形夫子卻從旁總斷一句一
説是喻義一説是喻利喻字是無言之地自為默
取卻各人亦不自覺覷先從的嗎彼君子一生何
嘗自全形迹小人一生何嘗有外名教而君子成
就了君子小人成就了小人而斬以無為而為者

原編補時

為而為分義利象山迴喻于志節不得冬月汗下纔知道如今的義都是利乃一樣生活兩樣註意斯者道也信仰所創開道也於斯能信則糊糊塗塗無非實際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必仕不必不仕於斯未信仰才堪驅駕功蓋一世只是籤昊精鬼于性命毫無交涉聖門諸賢果達藝俱為世用而開獨向性命處着力與曾點以春風沂水對知爾之問者一樣機括故曰已見大意信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另各開一指如點為山未能不是謙言一

生求信一生未能此此處工夫極實心地極虛

夫子一向不言性與天道只就日用間隨時隨處隨

事隨物應付出來威儀文辭燦然臚列人皆聞之

却不知此正是言性與天道只是人不聞耳除了

人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

性則天性爲無用之理矣此與無行不與予欲無

言同機

小小標大便是動心自趣不小。

天下大矣匹夫有之而能不與我撒要細招出不能

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不領又要看到原可不

只因不識
識透了
費多少力

真的理纔見得不真真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
必于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舜
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個大物事看其稱其愛其
實其家是何等心腸何等眼界學者不可不參此
一步學問巍巍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
本來性體原是如此不過舜禹則此象不現

舜禹無從
表之微此
易從此的
註解

此心得之天命為萬應之宗而遂以無心寂中動動
中寂即原與太虛同體無來由參以有心而意必
固我纔成一片遂把太虛的本象隱了這些箇字

隨人材質以爲淺深不止富貴的因此害自煎熬低了品格功名的亦因此太自執着祇成使個印道德的發念更細受病更深帝王聖賢之統且多閏位故四個用字一塊好田地負其太虛之體者多少事而排把萬事應得天則都穿透于玲瓏寶藏中矣四條是鋼身鎖受了這鎖許多受苦處排誤認爲得意係藉聖賢的個個說將說一而通變作用只是個意必固我而已四條來的不思不勉入其中而益入益甘永無反面

夫子志于經世故以知爾喟然點之所對御似與題
目無干夫子何反以喟然與之三子以才技爲用
點以性天爲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
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只是個素位而行活潑潑
地纔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了三子卻又總
包了三子彌綸天地只是箇開生活故夫子與之
政對得本題
成人之美冷冷的提出這一款極有關係一個人的
美惡俱關于本人之休咎復關于他人之禍福有

先顯小人之所反以爲是從

一個君子出來所成所不成合攏算來多少好處小人反是多少不好處大凡人的善惡初間未定全係所成所不成這個機緣不是小可撥在君子前與撥在小人前門宗各向人鬼遂分故此不止刻畫兩樣人心腸乃痛指兩樣人作用此是孔子道眼看破故如此說人豈有知小人是成我惡敗我美而甘隨之者君子所成所不成反覺難親小人所成所不成反覺易入故自遠于君子而近小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惡來顛倒一番使人旣使

害于害仁 害在害仁

于私情而復得扎于名理怎不去從到此令人深

恨那小人

夫子單提仁字明破人生大事從富貴貧賤處發揮一番造次顛沛皆必于是已吃緊痛切矣然猶未說到死生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說一番直窮到無可加處何等精神信得及者便可以脫離生死惟不得史書上視死如歸者接踵而起初以爲是他輕生不知其爲不忍害仁也害字成字宜玩不然使生而不害仁則輕死與仁何干條習錄中

禮樂人自有之只不能即耳即字全在無[illegible]

龍逢比干一段宜看

禮樂不是鍾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節中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吾人細體之自見然禮樂雖自有個規矩却不可以方體定在求也只是以良心爲主而因時因勢隨處求個妥貼便是這個禮樂看起來原是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的大道理明明白白在世上現現成成在心中而無人能與之合者蓋此非實行者之所能偶合亦非襲取者之所能附會吾人自己箇點內有萬不能割斷之私欲外有萬不能抵擋之習俗縱幾希天性一緻孤懸如何做的出來故學者真實得力處全在這個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善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然有一段渾心在其總論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疏纔能妙合規矩之中範圍曲成宇宙在手所謂

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
四書中學字總以大學爲頭腦說個大學之道要着
人認生來性命莫把原大的家當自家小了即緊
說個近道之方要着人緣着把柄一一脚踏實地
莫把有定的路數自家差了能得從本上做而道
自得矣只修身爲本一句可以盡之而修身爲本
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
以修身爲本也物有本末四字開衆世之迷事即
跟物來處物即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

後非做了本而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修身爲本言我只事事自修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然共一事而各樣齊到不然八件可先幹那一件總之八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動一意意有誠僞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爲提衡而知以物爲着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貫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

一通在內，

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酬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爲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

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爲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爲千變萬化之根原不乖戾故可爲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成一氣以位以育也人生來都抱着一點天地萬物一體的良心不離方寸函蓋乾坤這便是現在生成不費一毫人爲的本體順而行之莫攙上後天意思便是道攙上意思便把道壞了故君子爲天下教主只是修道道原不是須臾可離的而人之離道

借出鬼神說得方不虛幻

不是在見聞上總離其失著處全在不睹不聞之中蓋人心與天性爭權處全在此此處不着實下手容賊在內我以爲隱微而容之渠得我一容遂逞其志天下之潰決泛濫不可收拾者即是此物人在見聞上怕若了在隱微上怕看來道原是生成的修道只是還他生成本體而得手處妙不遠

愼獨

聖人言鬼神何意也寧直欲人知鬼神情狀耶鬼神者天也天命爲性率性爲道一而已矣天的無邊

本領只從不二中出人的廣大神通必從一誠中得莫要離方寸覓根而求作用也誠字是中庸筋骨前論忠恕慥慥已露其端因論天地間大作用都自此立命遡鬼神之德發揮源流把誠字明點出來後論舜文周孔經綸制作自孝親以達于治國精而神流無處不到所謂體物不遺也而莫非其真性所不能自已所謂誠不可掩也其後覆物載物成物歸諸至誠之配天地而以天所以為天聖所以為聖總結之明是此章言誠故曰貫諸鬼

看此見

神而無疑知天也

無憂章意從武周起見他兩人事體幹得好使天下無一人不得遂其心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見得是善成先德無憂二字是孔子從後看他想其愛用若文王當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何嘗驟然自釋乎如武如周人以爲幹各人之事孔子以爲體先人之心此便是晴中消息今把文武周公名色諸侯天子規模後先世數光景一總化却不立通融一看妙哉此作千變萬化也[illegible]可殺

的確

大哉此禮造天貫地而不可遺人只要把這點地
方令他是包便是會萬古于一息合六合爲同堂
切莫把自已看的小了
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這禮春
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
九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
是這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于
天言自天以下都是禮充塞就指發育萬物說非
對也這大道是聖人制的要行道道還待這人苟

無至德至道不凝矣德者一點天理良心所謂性也聖人道道是從性上劃出看三千三百都是良心之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則德性是道的根本君子凝道故尊起德性來要尊德性須著實加學問功夫把心要廣大著實廣學大原是本性狹小是人自著私欲束縛了故要致廣大然廣大原不是離了日用儀節的如嫌倫常爲小節而任意踈畧則一事打點不到便是德性的一塊破綻來廣大處不廣大了故致廣大要盡精微把心要高明

着超脫透明原是本心卑暗是人自着私欲錮蔽
了故要極高明然高明原不是離了平常坦易的
如嫌常道爲無奇而專意放曠則一字不踏實地
便是德性的一塊虧欠求高明越不高明了故極
高明要道中庸温故便指致盡極道的工夫說這
工夫終身以之終日去幹那有過數體驗既熟識
見日進把道之根原漸漸看得親切了這便是知
新既看破道之根原禮儀威儀上一些粉飾也用
不着只是盡這一點極誠實的心這便是敦厚以

崇禮崇者行道實心纔成了禮了把禮纔擬起來便立于天地之間不如一向之逡遲衰微也此之謂德至此之謂道凝君子以學問尊德性便是明哲上下治亂無處不可便是保身

做天下事要個不動心此真實老脚千古聖賢衣鉢而不動心要從工夫中得之說個四十見由工夫也告子先我先字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則先不得曾子聞大勇于孔子只論个反就是不動心的主柄人好勇只是憑氣聖賢却憑理後邊集義不

儒釋之辨在此

使行有不慊于心即此意也入門判告子便就告子此到底知言養氣政對告子生活歸來告子的言與氣動了心故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卻就言與氣上錄勿皆都求之于心而使無不得更為不動心之法直養無害管字與又管之呼應繫天地就在配道義上天地間若無道義便天塌地陷了而道義在而前非有浩然之氣的人便廢然而返氣之不可不養如此而何以養之還從義生義又要集非可襲襲就是功的心腸行有有字要看

一椿不義也禁不得集字原不放一點
如此則便告子兩無求就是外義正便
只拚詭吃虧原多在功較論處自明知
兩害上面生心二字是悟頭繇由言的
由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言上定奪
中係大干係天了不知言無以知人就
裂亂源的本領不動心真少此學問不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養氣離不了心知
心為法同從心生此章前邊尋不動心

容放爲不
要功勿忘
言精神在
根源纔服
誰知口舌
是杜禍本
得來何說
言離不了
把柄象的

補遺

月新社云 明道亦未 除去偏曲 見因有陸 而朱乃不

原穩以告子襯自家稍帶點合後邊纔 願學宗主

聽的原旅以尹夷惠舜襯孔子稍帶群 賢

從頭敘來到當下承統隱然矣見知聞知 都須參詳

道性善者孟也願學孔子者孟也願學 是學他時

謙性之善政在此非此不可言大成而 這個消息

豈可以偏見求之乎見知都得而人政 為相拘一

人之見或見不全也各就所見以為道 便有未盡

見的未到則傳的便偏豈不誤聞知者 乎孟子之

後有周程有朱陸人知周程之同以傳 道也而不

偏此處正可參看上朱陸之同見明道之學術了辦明道伊朱陸之間者見所謂但顧之學術

知周程亦自不同明道伊川亦自不同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也八字著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南渡以後惟此二人其不同者各有所着力同一為道也然在有陸而朱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于天下見知越信該得兩個前邊各有兩個見知一定道同一定見未必盡同若盡同便只該一個不消兼舉兩個

公之死也以節著恤刑則胡向化疏云　魯縉朱為理學名臣死以封疆殉使人謂是見公　而予四十

年交公知公之志知公之學嘗鄉薦以前定交楊忠愍祠下問執致有殺身不悔之意但登第後遺周忠介詩云衷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何裡尋猶津津以節義共勵至綸闈四載出入戎馬之場病若死生其家常事故能全體通籍朝聞夕可孫高陽哭公云予向視伯順之一疏通齊得表忠發衆渾成戲也今乃親規其不二死生乎此言益得于日舉心識之餘憲寄神傾之後公貴開道之士也夫公嘗謂予曰學問援怕有攙和夾雜以窮貴利達之心而歸爲道德仁義之事者此不必言同一忠也而予文與北于與同一沽也而文予與伯夷興正焉其有爽襟耳聖門顏曾尊道德果達真功名各有本色不必攙和此孔子所以惡鄉愿而思作猶也

呂忠節公維祺

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心學有隱德以孝稱里門維祺爲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丑進士授山東推官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吏部郎請儲遣謝爛亂當熹宗未正位人心勿定先請見于慈慶宮門抗疏請護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與張抱初修明濂洛之學將天下方以講學爲諱逆璫嚮之幾中危禍推考功籍司勳用戊辰懷宗御極起尚寶卿轉奉常上防

徵八事授南戶部侍郎請覈侵冒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庶實不苦勘授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復得多士立豐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鄉士立伊雒社以等先待後自責與王惺所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而守鍵許松麓劉澄遊諸人大會于正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說撫當事者議安

並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
勢得猖長寇河雒率家人分守北城督家貲勞軍士
辛巳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人殺十餘賊次日
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
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
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毅然賊遂
挾出城門賊首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餉何逼
人太甚維祺厲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
止有一死賊令之跪罵愈厲北尚拜闕西向拜父母

與福藩同被殺觀者皆相視流涕稚禮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衍世嘗作石隱先生傳以自況學者稱爲豫石先生

聖皇[illegible]

[illegible]

夫子[illegible]

儆陳堯舜疏

爲儆陳堯舜之道願皇上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以

恒保泰運事恭値夙厲夜寅龍德恒耀正三載熙

績時矣廷臣當無不因時效忠而微臣此疏直欲

皇上爲堯舜或曰皇上方皇皇時艱言堯舜迂矣

不知臣非緩言時艱謂爲時艱者正須從爲堯舜

做起耳皇上英明天縱既可爲堯舜若一片憂時

苦心豈欲爲三代以下主亦豈欲爲漢宣正欲爲

堯舜者也惟是有君無臣往往負皇上德意卽老

成忠悃亦若泰交難洽則所以提轉一世之精神
際之所處還在皇上夫堯舜豈皇上所難為哉只
就向來所稱皇者而尋其源提其要即是矣故莫
如純聖學懋聖德熙聖治三者而已今聖學何嘗
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堯舜之學其要云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我皇上試
思何為人心何為道心何為道心中之人心不但
聲色當遠宴樂當節御宦官宮妾當嚴抑樂念在
道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執而不

化亦篤人心願皇上時時提醒此心常使虛明活
潑尤時時與賢士講論不輟以涵養心性浹洽意
見見爲不雜而精不二而一不息不亢而執中然
則皇上之學一歲業矣今聖德何嘗不懋然德不
知堯舜非懋也堯舜之德雖欽明濬哲不敢自滿
尤必詢事考言闢門達聰何虛受也皇上聰明神
聖天下莫及然愚者不有千慮之得乎聖人不採
狂夫之言乎舍己樂取尤見大聖人之無我其心
愈虛其德愈廓然則皇上之德一歲業矣今聖治

何嘗不熙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堯舜之治其大者不過宅揆播穀若二十二人時亮天工是爲急先務急親賢皇上綜覈名實加意富强意誠急矣第恐以一人聰察欲事事核人人督如理紛絲愈急愈結我皇上何不以擇當責成本以勞怨責部院以地方應做事責督撫量才而策按程而課必于先務大綱領處急提挈之必真知其賢急親任之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人提一事足該括千萬事此也如慮賢實難知不日枕悔速仮乎不曰

善好不善惡乎不曰國人皆賢然後察而用乎絲
則皇上之治一巍蕩矣聖學純析理愈精而不惑
聖德懋取善愈大而不爭聖治熙大行愈徹而不
息我皇上清明在躬而不邇不殖推心置腹而勿
貳勿疑至于爲閣臣者當任天下之重爲納誨之
誠厚回天之力爲大臣者當鑒覆幬之伏戎思難
辨之籌棐爲群臣者當各修職業共儆藩籬勿規
利門牆勿占風轉腳上下交儆如五味相濟如同
舟遇風而又申明正學激厲廉恥使人人各發良

心視爲君父如爲官視國事如自己家事方且拔茅以孚其志包荒以大其容朋亾以孤其群戒隣以防其富勿用師以治其吝如是有不上下交而志同者哉有不裁成輔相介福元祉者哉乃知皇上必不可不爲堯舜諸臣必不可不致君堯舜底三載庶績之熙其萬年有道之曆在此月矣臣願皇上思臣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者非迂也

孝經本義序

孝之外無學行無孝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

教故諸聖之道遠于孝弟化下亦日行行在孝經曾子物受始今乃所以體孔子也爲原爲質[illegible]此一字不得

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儲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為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存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者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為長大倫有五而仁之于父子為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為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為經地不得無以為義人

不得無以為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者
堯之時雖本乎親睦舜之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
代聖王莫不以孝為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
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
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
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後世而
曾子篤質行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于今其意與
春秋相表裡乃或火于秦紛于漢唐偽于林邵黜
于安石于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非祇學仰希竊

易不然亦祇于家庭間觀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末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于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仰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

鈞滄子何人乃有此段前識遺見也

疏瀹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
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祭於天
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
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纘二帝
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
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也昔元隱士鈞滄子嘗
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
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令天子大臣大孝同賢堯
舜而參參論士人習孝經以朱熙孝經之年計之

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竊以沈潛涵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斷取大義蒸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憤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宮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意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

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假乎謂何繁乎刑名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謬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

與蘇抑崇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

學只在事上學

毀也久矣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于此道而畢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復馳入于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即是轉擬即非即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離於出而離於入由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由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年兄云 即今亦自可學誠哉即今

學須就學　不容姑待

亦自可學也弟有聰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姑腳學須就學時既過今又待何月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齊便肯做去日新不已即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哉人哉然年兄之所以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偽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

多分一畛域恐吾涉于一邊隱豈其然哉講學之
僞誠有之然真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真何異
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泰多也未聞以廢仕
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
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任他
風浪起我只不開船即有炙手可熱者吾不顧焉
即鑄黨人脚吾不易焉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
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
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

常讀熟必子學矣故能成就一個完全男子

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世間一應近日敝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若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我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存古篇未知可行否彼中君子亦可共討此否須爲少端有守亦拳拳於年兄即今可學學只在今德不孤必有隣吾兩人於此終其身焉而已當自各有會心處悠悠世路不辭此出頭一着終於草木同腐朽老牖下而已敬與年兄之商

學術原以經世

與友人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竟携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為偽為迂其訓世之學者豈無偽哉而真者固自真也以偽為非去其偽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

何學之爲以此思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其只於此心確然有不可拔處而於道則罔聞也吾丈聖賢之心而豪傑之才願相與勗之亦願時時有以

教我

答問一則

弟維祺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illegible]並爲隱怪講學不大倡其說於天下後世以承先

熟後自任以爲訣可傳自嚮是爲半途之廢

從來談學者非高即迂無怪乎人以此訾之也果能盤根錯節而無棘手之時乎果能闇室屋漏而無疚心之事乎如其不能則不免乎迂與僞也不學鮮不爲隱怪不廢于半途此足見豫石之學矣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四終